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喜剧演员 · 莱蒙特卷 ·

【波】W. 莱蒙特◎著 天街润雨◎译

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I 513.45

20137

P1

阅 览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喜剧演员

· 莱蒙特卷 ·

【波】W. 莱蒙特◎著 天街润雨◎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喜剧演员 / (波) 莱蒙特著; 天街润雨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939-4

I. ①喜… II. ①莱… ②天… III. ①长篇小说 - 波兰 - 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52109号

喜剧演员

(波) W. 莱蒙特 著 天街润雨 译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39-4

定 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1	第七章 / 122
第二章 / 27	第八章 / 155
第三章 / 45	第九章 / 189
第四章 / 66	第十章 / 221
第五章 / 91	第十一章 / 250
第六章 / 111	



第一章

栋布罗瓦铁路线上的布柯维克站坐落于一个美丽的地方。火车站前，山上的松柏划出一道美丽的曲线，树林之上是光秃秃的石头堆砌而成的山顶，山间有狭长的山谷，璀璨的池泽点缀其间。所谓的车站不过是一栋双层的砖头建筑，站长和他的助理就住在这里，旁边一栋小木屋里住着电报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铁轨尽头的另一栋小木屋里住着保安，分散在角落里的开关室和发货仓是唯一能证明这里还有人居住的证物。

微风吹过，车站旁的林木沙沙作响，像是在哼唱着小调，车站上方蓝色的天空中，飘浮着灰白色的云朵。

太阳升到了南边，看起来更为明亮耀眼，给人的感觉也更为温暖，山坡被染成了红色，顶峰上的岩石也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之中。

春天的下午，这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树木也严肃地挺立着，不

再交头接耳般地说悄悄话。巨大的柏树叶子低垂着，像是在温暖的阳光中安静地睡着了。丛林深处不时传来一两声鸟的啼鸣，伴着水鸟的鸣唱和昆虫的嗡嗡声，像是催眠曲一样。蓝色的铁轨延伸到远方，越远颜色越深，最后甚至变成了紫色。

车站站长奥罗斯基从办公室出来，遇上一个矮墩墩的年轻男子，男子头发颜色很浅，几乎是亚麻色的。年轻男子穿着，或者说，是被绑在一件时尚西装里，手里拿着帽子，身边的仆人正帮他把外套套上。

站长站在他面前，习惯性地用手捋着灰白色的胡须，对年轻男子露出慈祥的微笑。站长也是个强壮结实的汉子，肩膀很宽，蓝色的眼珠子在浓厚的睫毛下透出快乐的光芒，不过也能从这眼神中看出他某种坚定不移的意志。他鼻梁笔挺，双唇丰满，眉毛粗短，目光尖锐，这一切都显示出他暴躁的性格特点。

“明天，再见！”亚麻色头发的年轻男子高兴地说道，伸出他的大手以示告别。

“再见！……哦，再过来一下，让我抱抱你。明天我们要举杯好好庆贺一下这件大事。”

“这样的明天我有点害怕。”

“拿出勇气来，孩子！不要害怕，我告诉你，一切都会好的。我会马上告诉詹卡这件事。你今晚跟我们一起吃饭，跟她求婚，她会答应，一个月内你们就能结婚，我们也会变得更亲近的，嘿！我是真心地喜欢你，安德鲁·格泽斯科维克兹先生。我常常梦想着能有你这么个儿子。不幸的是，我自己没有，但我至少还能有个这样的女婿。”

他们开心地吻别，然后，年轻男子跳进了月台边一辆轻型卡车里，沿着一条通往林中的小道快速开了出去。不久他又停下来，回过头去，摘下帽子，向着那第二层的窗口深深鞠了一躬，就消失在树丛中。驶过一段路以后，他从车里钻了出来，叫仆人开车离开，自己则沿着一条便

道前行。

站长目送着客人离开之后，再次进入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的事务。格泽斯科维克兹能请求跟他女儿结婚，他很满意，同时他认为女儿也会满意，所以他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格泽斯科维克兹，尽管长得不帅，却是个很实在的富翁。车站周围的树林和附近的一些农舍都是他父亲的财产。老格泽斯科维克兹出身农民，还开过旅馆，后来靠做木材和牲畜饲料的生意发了家。

附近的许多老邻居们都还记得，老格泽斯科维克兹年轻的时候姓格泽斯科，后改为现在的姓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大家都曾为此嘲笑他，但没人因他换姓而责备过他，因为他并没显出一副贵族气派，也没有因财富而盛气凌人。

他曾是个农民，不论物质条件如何改变，内心的本质依然没变。他儿子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高，现在在帮父亲打理生意。两年前，站长的女儿从凯尔采学院完成学业回来后，格泽斯科维克兹就开始追求她，并疯狂地爱上了她。他的父亲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直接告诉他，如果想要结婚就结婚，一切都随他自己。

安德鲁经常去看女孩儿，同时越来越迷恋她，但从不敢向她表白。她也喜欢他，但她率真直爽的性格常常会让他把刚想好要说出口的表白咽下去。他觉得她是高贵的女神，不可能看上他这么个山野村夫，但恰恰由于他出身卑微，他就更想得到她。

最终，他才决定跟她父亲谈论此事。

奥罗斯基对他很热情，都没征询女儿的意见，就武断地告诉他一切都会如他所愿。因此，格泽斯科维克兹认为詹妮娜不会拒绝他，她父亲一定跟她提过此事。

“她一定说了！”他轻声说着。他年轻富有，也非常爱她。“我们会在一个月举行婚礼。”他很快地加了一句，肯定了这个想法，他快

活地跑过树林，弄断了头顶的树枝，踢开了路上腐朽的树桩，吹着轻快的口哨，脸上浮现出了微笑。他也在想着，母亲要是知道了，得多高兴啊！

母亲是个老农妇，尽管现在身份变了，衣着却也一点没变。她把詹妮娜看作一位公主。她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像贵妇人一样的媳妇，貌美如花，出身高贵，她丈夫和他的钱财以及在邻里间的威望并不能使她满足。她常对自己过去的农妇身份耿耿于怀，对所有的恭维都产生怀疑。

“安迪！”她常跟儿子说，“安迪，我希望你能娶奥罗斯基小姐。她真是高贵的女子。当她看着你时，你会出于敬畏而微微发抖，会想要跪在她脚下以求得她的宠爱。她一定非常善良，因为任何时候她在树林中遇到人，都会为他们向上帝祈福，跟他们聊天，带孩子们玩儿，换了别人可做不到！她与生俱来的温柔可真出众。有一次，我出门遇见她，她吻着我的手问安，我就给了她一篮蘑菇。而且，她很聪明。呵呵！她也知道我有个优秀的儿子。安迪，娶她吧。快点儿起来，太阳都出来了！”

通常，安德鲁会对母亲的这种唠叨报以一笑，然后会吻着她的手，跟她保证，一切都会如她所愿。

“我们家里就会多了个公主，我们会把她供奉在客厅里。别担心，安迪，我不会弄脏她的手的。我会爱她，服侍她，为她提供她想要的一切，她要做的所有事就是读法语书和弹钢琴，那可是贵妇人才会做的事！”他母亲常常这么说。

他儿子跟她一样，内心深处仍然是个农民，平静外表之下的内心里燃着对女人，对妻子的狂野的欲望之火。这个年轻力壮的武夫，能把两百磅的装满了小麦的麻袋扔进马车里，常常像个普通劳动者一样辛劳工作，劳作之余，詹妮娜美好的形象就在他心中浮现，挥之不去。他已经完全为她甜美的外貌所倾倒。现在，他像阵飓风一样地飘过森林，跨过

春天碧绿的田野，去告诉他的母亲即将要到来的幸福快乐。他知道他会在母亲最爱的房间里找到她，那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三张圣像，都是镀金的，这是她唯一的奢侈品。

与此同时，车站站长也完成了他的报告，并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在日记上做下记录，并放进了一个信封，收件人写明“布柯维克车站监管员”，然后喊道：“安东尼！”

一个工作人员出现在门口。

“把这个交给调度员！”奥罗斯基命令道。

那人没回话，就带着信离开了，十分庄重地把它放在窗子另一边的一张桌子上。站长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体，摘下红帽子，朝那张桌子走去，然后又戴上了一顶镶红边的帽子，费力地拆开他刚才封好的信。他看了信，在信纸另一边写下几行字作回复，又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要求安东尼交给“火车站站长”，也就是他自己。

火车站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他古板，也都以此取笑他。布柯维克站并没有调度员，因此他也就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在两张桌子旁分别做站长和调度员的工作。

由于站长本人就是自己的上司，所以他只要发现自己账目上的错误，或者是自己作为调度员的工作上有什么疏忽，就会写一封给自己的批评信。

每个人都拿他取乐，但他却毫不在意，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派，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一切事物的出场都是有顺序的，如果没有顺序，那就会出错。”

完成了工作之后，他锁上所有的抽屉，眼光扫过月台，然后回了家。他不是从客厅进入房间的，而是从厨房，因为他想要知道晚餐准备了什么。他看了下锅灶里的火，用拨火棍在火里戳了个洞，以使燃料充分燃烧，因洒在地板上的一些水责备了侍女之后，才进入餐厅。

“詹卡在哪儿？”他问道。

“詹妮娜小姐很快就回来了。”克伦斯卡夫人回答，她兼任这家的管家和保姆，头发是浅色的，面容姣好。

“晚上吃什么？”

“当然是您的最爱，鸡丁、酸模汤^①和炸肉排。”

“奢侈，太奢侈了！有汤和肉的一桌饭给一个国王都足够了！你会毁了我的。”

“但是，先生，我这是特地为您做的……”

“胡说八道！你脑子里都是些肉丁、糖果和美味佳肴。你还说是为我做的，都是胡扯！”

“您这么说对我们太不公平了，先生，我们女人可比男人们节省多了。”

“啊哈！你节省下的钱是想多给自己买点好东西吧，我知道，你用不着向我报告。”

克伦斯卡夫人没有回话，只是摆好了桌子，准备上菜。

这时，詹妮娜进来了。她二十一二岁的样子，身材匀称，肩膀宽度适中。她的长相也不同寻常，眼睛是黑色的，眼神深邃，前额笔直，眉毛浓密，鹰钩鼻，双唇丰满。此时双唇紧闭，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光洁的额头上有两道线纹。浅红色的卷发盘在她小小的圆圆的头上。她的嗓音很奇怪，很低沉，像是男中音一样。

她朝父亲点点头，然后就在桌子的另一头坐了下来。

“格泽斯科维克兹先生今天过来和我见了面。”奥罗斯基说着，慢慢地端过汤来，因为他经常主持宴会，宴会前是要先喝汤的。

詹妮娜平静地膘了他一眼。

① 酸模汤，典型的欧洲传统食物，酸模俗称野菠菜。

“他想跟你求婚，詹卡。”

“那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先生？”克伦斯卡夫人很快插了句嘴。

“这是我们的事。”他义正词严地说道，“我们的事。我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他说着，转向詹妮娜，“他明天会来家里吃晚饭，这件事你们可以自己谈。”

“那有什么用，爸爸。既然您告诉了他一切都会好，那您明天自己接待他就行了。告诉他，对我来说，一切都很不好。我不想和他说话。我明天会去凯尔采！”

“胡扯！你是疯了还是傻了，难道不知道他会是个好丈夫吗？尽管格泽斯科维克兹是个农民，但对你来说，他比王子都要强，只有傻子才会想娶你。他有权挑选最好的女孩儿做妻子，但他选了你，你应该心怀感激才对。明天他会跟你求婚，一个月内，你就会变成格泽斯科维克兹夫人。”

“我不会成为他的妻子的。如果他能喜欢别人，那就更好了。”

“我发誓一定要让你成为格泽斯科维克兹夫人！”

“不！我决不会嫁给他或者其他的男人！我不会结婚的！”

“真是蠢货！”他严厉地吼了一声，“你会结婚的，因为你会有自己的家，衣食无忧，还有个照顾你的人。我可不想因为你而毁了我自己，我死了之后你怎么办？”

“我有自己的财产，没有格泽斯科维克兹或是像他那样的人，我也会过得很好。啊哈，所以您想让我结婚只是想让我找个依靠？”她挑衅般地反驳他。

“那又怎样？女人结婚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

“她们为爱而结婚，嫁给她们爱的人。”

“我再说一次，你真是个蠢货。”他生气地喊道，又吃了块鸡丁，

“爱不过像酱料罢了，没有酱料，你一样可以吃鸡，酱料不过是个奇怪

的现在风行一时的东西罢了。”

“没有哪个有尊严的女人会把自己卖给她第一个遇见的人，仅仅因为他有能力养活自己！”

“你就是个蠢货。所有女人都是这么做的，她们都把自己嫁了。爱不过是小孩子才说的废话，是没有意义的。别再烦我了。”

“不论爱是不是有意义，爸爸，这都跟您无关。这是与我的未来息息相关的事，但您从不跟我商量一下。那时兹伦克维兹也跟我求婚。我也告诉过您我一点也不想结婚。”

“兹伦克维兹是兹伦克维兹，但格泽斯科维克兹是个绅士，我觉得他是个真正的男人。他很善良、聪明，可不是杜布兰尼学院毕业的傻瓜，又身强力壮的。他能制伏性子最烈的马，只轻轻一拳就能打掉一个农民的六颗牙齿，对你来说，这样的人还不够好吗？我发誓，他跟你再合适不过的了。”

“是啊，您的理想女婿就是这么个无人可敌的家伙，他会变成个霸王的。”

“你这丫头就跟你妈一样的疯狂。等着瞧！安德鲁会用枪口对着你，告诉你，像你这样的女人该如何制服。他不会饶了你的。”

詹妮娜重重地坐了下去，把勺子丢在桌子上，又起身狠狠地带上了门，离开了房间。

“别坐在那儿光看着，把菜都端上来。”他朝克伦斯卡夫人喊道，而克伦斯卡夫人对詹妮娜的遭遇面露同情。

她顺从地递过菜肴，殷切地劝说道：“先生，您不必这么自找烦恼，这对您的健康无益。”

“唉，这都是我的命啊！”他叹息着，“吃饭都不能安安静静的，总要听到这些喋喋不休的废话。”

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抱怨詹妮娜固执、任性，和她给他造成的各

种麻烦。

克伦斯卡夫人假装同意他的观点来讨好他，不时加进一些细节。她很小心地抱怨自己也不得不因为詹妮娜而忍气吞声，重重地叹着气，一找到机会就编故事来哄骗他，以讨好他。她拿过咖啡和烧酒，亲自给他倒了一杯。她这么巴结他，故意地触碰他的手臂，眼帘低垂，她不断挑逗他，以点燃他的热情。

奥罗斯基的怒火慢慢平息下来，喝了咖啡，突然说道：“谢谢你！我想你才是唯一懂我的人。你真是个好人，克伦斯卡夫人。”

“先生，如果我能告诉您我的想法，那么——”她迟疑了一下，低下了头。

奥罗斯基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后去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克伦斯卡夫人命令下人清理桌子，之后自己就坐在面向车站月台的窗口做起了针线活。她不时停下活计，盯着树林，或是长长的铁轨，但一切看上去都是寂静而冷清的。终于，她再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轻柔地围着桌子转圈，微笑着轻声自言自语：“我会得到他，我会得到他的。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依靠，我的流浪终于要到头了！”

过去的事又重新在她眼前浮现：她曾经整年整年地待在一群滑稽剧演员之中，因为找到了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人，她离开了剧院。她和他一起生活了两年，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像是噩梦一般。她的丈夫非常容易吃醋，因此经常打她。

最终他死了，她也自由了，但她却再也不想回到剧院。一想起曾经到处流浪时的苦日子，和作为滑稽剧演员时的穷日子，她就开始发抖。

而且，她发现自己在慢慢变老，不再有年轻时如花般的美貌了。因此她卖掉了所有家具，再加上亡夫的遗产，独自生活了半年之久。她非常想再找一个伴侣，于是昧着心意去讨好他们，却都没能成功把自己嫁出去，因为她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手头的财产让她恢复了当演员时粗

枝大叶，浪荡挥霍的性格，一心只求寻欢作乐。她仍然那么妖媚，于是很快身边就聚集了一大帮各种各样的追求者，跟他们一起，她挥霍掉了自己的所有财产，和自己为追求丈夫时所建立起来的声誉。

克伦斯卡没什么才能，但却很聪明，因此，在最后一批追求者离开之后，她并没有陷入沉沦，而是在《凯尔采公报》上登了一条这样的广告：“一位政府官员的中年寡妇，非常想谋求管家或是助理秘书的职位，雇者最好也是单身。”

她并没有等太久。很快，奥罗斯基就因见到了广告而来见她，他急需一位管家，因为詹妮娜还在上学，而他自己又无法管理所有的仆人。克伦斯卡看上去很文静谦和，失去了丈夫后似乎满腹伤感，因此他没有问她任何过去的经历，就立刻聘用了她。

奥罗斯基是个鳏夫，很有钱，现金就有好几千美元，还有个独生女儿，长期在外求学，对家里不管不问，因此奥罗斯基不大喜欢她。克伦斯卡一到这里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她很快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开始为追求婚姻努力，为自己拼最后一次。

奥罗斯基已经适应了她的存在。她也知道何时才是适合上场的时候，分寸把握得非常到位，因此从未得罪过主人。

另外，天气不好的秋季和漫长的冬夜让她更有机会接近自己的目标，奥罗斯基已经五十八岁了，有风湿病，常常很痛苦，风湿发作的时候，就会痛苦到连说话都是语无伦次的。只有她知道该怎么抚慰他，那么多年的戏台表演经验，已练就了她如今的聪明才智。而她唯一的阻碍就是詹妮娜。克伦斯卡注意到，只要詹妮娜在家里，她就什么也做不了。于是她决定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奥罗斯基对女儿的爱是含着怨恨的，也就是说，他爱着女儿是出于对女儿的恨意。他讨厌女儿，是因为妻子。两人恩爱了两年之后，她无法忍受他的专横和怪癖，就离开了他，因此他恶毒地诅咒她，并且起诉

了她，尝试着逼迫她回来，但却更让她铁了心离开。他愤怒得发了狂，但他冷酷无情，一意孤行的性格让他没有去请求妻子回来，妻子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如果他不那么做，也许她会回来的，但他没有。她唯一的不足是她有病，这种病任何医生都束手无策。她多愁善感，像含羞草一样，只要一点点眼泪、痛苦或悲伤，就会陷入绝望之中无法自拔。她还非常害怕雷雨风暴、青蛙、黑暗的房间、不吉利的数字和震耳欲聋的声响，因此，这样残酷的丈夫简直是在谋害她的生命。

离婚几年后，她就死于神经衰弱，只留下一个女儿，当时十岁。奥罗斯基很快就强行把女儿带离了妻子的娘家。

他讨厌詹妮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她碰巧是个女孩儿。依他自己粗野残暴的性格，他宁愿要一个儿子，这样他不仅能拿他练练拳脚，也能让他对他大呼小叫。他曾梦想过要一个儿子，并期望他会是个野蛮的大小伙子，充满活力，健壮如牛。

他很快将詹妮娜送进了一所寄宿制学校，每年假期时才回来见他一次。圣诞和复活节她都是在姨妈家度过的。

现在到第三次假期了，他等得心焦气躁，因为他已经厌倦了独自一人的生活。詹妮娜一到家，他们父女就开始针锋相对起来。

詹妮娜长得很快，生理和心理素质极佳，但长期生长在厌恶和不断的争吵的环境之中，加上母亲常常抱怨父亲的残暴，她自然不喜欢父亲，也很害怕父亲。这让她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对父亲充满了怨恨。她尤其对父亲的专制和吝啬嗤之以鼻。

詹妮娜获得了母亲的部分遗产，她父亲很直接地告诉她这笔钱的利息会用于支付她的开支，他可不会再给她一个戈比。她上的是一流的寄宿制学校，但交完学费之后，她的钱就所剩无几了，连支付她急需的日常开支都不够，她不得不想方设法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因为自己的捉襟见肘而羞于见人。

几年内她的同学都开始躲着她，就连老师们也避之不及，因为她秉承了父亲残暴的性格，而且无法自控。

她从不哭泣或抱怨，只会用拳头解决自己的问题，根本不管这样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此同时，她的成绩也一直是班里最好的。

所有人都不喜欢她，但却都不得不臣服于她的威力。她很明白自己在同学中大姐大的地位，同学们对她态度冷漠，嘲笑她穷酸的衣着，禁止她参与他们的所有活动。随后她会对他们实施报复行动。

有时候奥罗斯基也会以詹妮娜为傲，因她男孩子一样的冒险经历震惊了所有邻舍，而在朋友面前给她足够的面子。不论外面天气如何，她都敢独自穿过树林，像一只离群索居的野兽一样。她还会上树掏鸟巢，跟农民小伙在草场上一同骑马，而且一点也不引以为耻。为躲开父亲，她有时候会离家好几天，梦想着回学校，而在学校里，她又梦想着返回她家里，尽管同样要忍受孤独。

十八岁时，詹妮娜高中毕业，回到了家里。虽然外表看上去很文静，但内心里却比以前更不安宁。

她的朋友海伦·沃尔德，也是个美人坯子，整天只想着妇女解放这回事，已经与她分开了。海伦去了巴黎学习科学。而詹妮娜可不愿去，因为她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去学习抽象的东西。她所渴望的，是能对她自己的气质产生影响，能时时引起她关注的事物。

男人是詹妮娜最排斥的，他们的厚颜无耻让她愤怒，而女人们的八卦和算计又让她厌烦。所有人似乎都对她很冷淡。她各种各样的故事，真真假假的，早在邻里间传得到处都是。

对任何知道她的人来说，她就是个谜团。同时，在她内心深处，自己一直在与欲望斗争，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也自问为什么她会活着。她忙于学业，但并没有找到什么乐趣。她觉得必须要找到能彻底改变她人生的事物，而她迟早会找到的，但与此同时，痛苦的等待也

让她近乎疯狂。

兹伦克维兹是一个贫困村子的村长，欠了很多账，曾跟她求过婚。詹妮娜曾公然嘲笑他，并当面告诉他，她可不会用自己的钱替他还债。

她到了二十一岁时，就开始失去等待的耐性了，而此时发生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决定了她的未来。

附近的一个村里正组织建设一个业余文艺团队演出。已经选定了三场独幕剧，角色大都已经确定好了，然而还有一个空缺：布莱金斯基的独幕剧《三月单身汉》里帕洛瓦一角还没人愿意出演。

而剧目导演坚持要上演这场戏，因为他想要借此嘲笑某个邻居，但女士们没人愿意出演帕洛瓦或由莱利亚的角色。

有人就提议请詹妮娜·奥罗斯基来扮演这一角色，因为他们都知道她无所畏惧。她很冷淡地接受了这个角色邀请，而克伦斯卡夫人也想找回过去的记忆，要求奥罗斯基让她担任由莱利亚的角色，并对外保密。

排演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因为演员阵容改了好几次。滑稽剧院最常见的纷争就是——没有哪位女士愿意出演一个衰老，喋喋不休又丑陋不堪的角色，也不愿出演侍女，大家都想演的是女主角。

平常詹妮娜很尊敬地与克伦斯卡保持着距离，从来不会把东西交给她看管，也不会听她的建议和意见，克伦斯卡在排演中却找到了与詹妮娜接近的理由。她开始不知疲倦地给詹妮娜说戏。

詹妮娜全心投入，全情倾注于自己的角色，与角色如此相配，演出也堪称完美。她完全就是个农妇帕洛瓦，演出结束时，收获了大批粉丝的欢呼雀跃。这一场演出的胜利让她满心欢喜，因此演出结束让她从心底里觉得遗憾，觉得戏收场太早。

克伦斯卡也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这就是她以前经常在真正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幕间休息时所有人的话题都是她和詹妮娜。

“真是个优秀的喜剧演员！天生的女演员！”女士们悄声议论着，